

[埃及] 艾哈迈德·法里德 著
王复 译

仅有爱情 是不够的

一对出身平常人家的大学毕业生惺惺相惜，在疲于奔命的求职路上相帮相助，虽然生活困窘，但决心让爱陪伴他们的一生。他们经历了偶然的幸运，目睹了淫荡、堕落，做出了或经受了背叛。生活向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一句“我爱你”就能使心灵安静吗？

建
华文出版社
SINOCHINESE PRESS



作者简介

艾哈迈德·法里德·马哈茂德，埃及当代文学家、小说家和电影评论家。埃及现代文学联合会及埃及作家与电影评论家协会成员。著有《仅有爱情是不够的》《当男人们流泪时》《请宽恕我吧，爱！》《不要指责我和你在一起》《让我设法吧》等6部长篇小说。

仅有爱情是不够的

[埃及] 艾哈迈德·法里德 著

王复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仅有爱情是不够的 / (埃及) 艾哈迈德·法里德·马哈茂德著; 王复译. --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075-4533-3

I. ①仅… II. ①艾…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埃及-现代 IV. ①I4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18383号

仅有爱情是不够的

作 者: [埃及] 艾哈迈德·法里德

译 者: 王 复

策 划: 杨 平 李荣欣

责任编辑: 胡慧华 李 化

特邀编辑: 王 芳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cb.com.cn>

电子信箱: sinoculturepress@yahoo.com

电 话: 总编室 010-58336239 发行部 010-58336270

责任编辑 010-6342761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0.5

字 数: 120千字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75-4533-3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الحب وحده لا يكفي

أحمد فرید محمود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23)

第三章 (047)

第四章 (057)

第五章 (077)

第六章 (101)

第七章 (113)

第八章 (121)

第九章 (135)

第十章 (149)

第一章

汽车进站了。人们一拥而上，紧贴着的身体上下攒动，前推后搯……有人拼力挤到了前门，可后面拽、前面挡，无可奈何，只能站在车门的第一个台阶上……要开车了。一个孩子突然被挤了出去，扯着嗓子哭喊着，那好不容易挤到门口的母亲只好返身向外挣扎，“孩子，孩子可不能丢！”声音嘈杂，牢骚，责骂：“秩序、秩序……”有人向车内摇晃着胳膊，不满地叫道：“往里挤啊……真自私……”

车内还真有人动了动，他们只能做到这一点了！看他们那姿势，单腿独立，双脚相叠，成直角站立的身躯任由前倾后斜、左摇右晃，还有那连数学家都难以描述的几何图形，真令人啼笑皆非！司机不能再等了，车终于启动了。阿比尔的脚艰难地够着地面，她并不想挣扎。随他们挤吧！天啊，这一下子真痛……天空烈日炎炎，一颗颗汗珠浮泛在她那微黑的皮肤上，几缕栗色的头发紧紧地粘着前额。

下车后，她在车站停留片刻，一双大大的眼睛扫视周身，放心了，衣服安然在身。挤车时，左脚被踩上了泥巴，可衣服倒还干净……这逃难般的旅行，在她刚从商学院毕业时就开始了，已经整整两年。等待工作，早出晚归，寻找职业，谋一份能把她的家庭从日益加重的贫困中解脱出来的工作……毕业前一年父亲去世了，家庭的重担一下子全部落在了她的肩上。三个弟弟，最大的还不到十三岁！生病的妈妈，

那不时发作的哮喘将轻而易举地耗尽父亲微薄的抚恤金。就为了这些，她得加倍小心地保护好这唯一的连衣裙，以继续那寻找工作的漫漫旅程。同时，还得搜肠刮肚，去寻找那能在母亲心中激起希望、给她带来神安的词语。要知道，生病的母亲总是用一双惶恐、质疑的目光审视着她。有时则干脆问道：“今天怎么样，孩子？”

“没结果，妈妈。”回答十分简单。

但是，今天……

早晨离家之前，妈妈告诉她楼上的邻居哈吉赛丽玛来了，说阿拉伯语教师曼苏尔先生想和她结婚，让她考虑考虑。

还有什么可考虑的呢，她早已拒绝过他，他没有什么不好，她也没有什么奢望。但是，她不愿意让曼苏尔先生成为自己的生活伴侣。她家的一切，他了如指掌，那笼罩着全家的穷困阴影，那绞碎心肠的痛苦忍耐……

她需要的是真诚的情意，而不是怜悯；是真心的眷恋而不是同情；她要的是相互间的爱情，而不是对社会习俗的简单顺从；她需要的东西是和她寻找的工作联系在一起的。麦德哈·哈姆迪，和她一起毕业的同学，处境和她一样，可她对他却是另一番情意。

她拐了个弯，鳞次栉比的建筑排列在街道两旁，看到的第一面墙上有“酸枣街”的牌子。越走墙上字越多，标语一个个出现：“酸枣街爱好运动的青年欢迎你们！”“酸枣街向全哈勒密区挑战！”

她走在街上，必须小心翼翼地提防：扔起的球，一个生气的孩子掷向对方的石子，地下涌出的水，招人骂的毛驴的喷嚏……一个又一个潜在的突然袭击，好不容易才到了她住的街口。

这是法西姆师傅，他正从铺子里探出头来向她打招呼呢！这是阿巴斯先生，这位先生，从日出到日落，唯一的消遣就是用皮管子洒水喷街，他用亲切的微笑迎接阿比尔，还将管口对准一个调皮的孩子，为她开道。当然，她还假装没听见孩子们对她的埋怨。对这里的人

们，阿比尔总是彬彬有礼，微笑着致以亲切友好的问候。特别是小杂货铺的拉比阿大叔，待她像亲闺女一样，还常对她说：“好闺女，我两个老婆生的孩子哪个也比不上你。”

她听着，感到无比的亲切。

大叔是她父亲生前的好朋友。现在麦德哈又在他那儿谋生，管账，挣上几镑钱。几分钟过去了，阿比尔向人们打着招呼，问候着，走到了街的尽头。于是，匆忙地斜眼扫了一下杂货铺，那样子像怕人看见一样。

她什么也没看见，慌慌张张地移开了自己的目光，随后消失在楼门里。

这是一幢四层楼房，每层两套房子，哈吉赛丽玛占据了整个顶层。

刚刚踏上大理石的阶梯，错杂的脚步声立刻传入耳中。

往常，多是最小的弟弟首先向她扑来，那双小脏手，什么汤呀，渣滓呀，玩的面团呀，他可不管那一套，结果，阿比尔只能先做好准备，有时呵退他，有时只好在第二天闭门不出，等着洗了的衣服晾干。今天，她却把他抱了起来，结果，又来了一个，拽住她的裙子，而第三个则在她面前翻起了筋斗。

妈妈正在第三层上等她，安详的微笑，询问的目光，惶恐的审视，但却一言不发。

妈妈身材适中，四十五年艰难的生活历程苍老了她的面容，但身段依然蕴储着美的风韵。头上的那块白头巾，是丈夫最后买给她的物件，阿比尔走过去，气喘吁吁地问道：“妈妈，你今天好点儿了吗？”

她并不等待回答，也没等妈妈回答，仿佛任何插入的谈话都会引起母亲又一次发问，她不喜欢，甚至害怕她发问，于是紧接着说：“这调皮鬼，我的肋骨都让他压断了。”

她亲吻着、逗着弟弟们，向屋里走去。全家尾随着她，妈妈也在其中，一到前厅中央，妈妈就停了下来。

“孩子，有什么消息吗？”她低声地询问。

她放下弟弟，竭力保持平静的微笑，滑动着那对躲闪的眼睛道：“没什么结果，真的，妈妈……可是……”

话语停住了，她发现妈妈转过脸去，坐到那个破旧的沙发上，沙发的扶手是汽水瓶箱子的破板和一块铁板，这些还是从她那见什么修什么的大弟弟手中借来的呢，总算能让沙发保持了平衡。

母亲望着她，断断续续地说：“闺女，我们再也没什么可以变卖的了，我手里的最后一磅钱还是哈苏奈先生买你爸爸的办公室付的钱，为了应急，这笔钱我已经用了好几次了，可今天，咱们……”

她打断母亲的话，轻轻地走上前去，坐在她身边。

“安拉是最伟大的帮助者，明天会有办法的。”

“明天……”母亲喃喃自语，木然地摇着头。

沉默笼罩着前厅，阿比尔站起来向临街的卧室走去。“明天，明天……”母亲的话语杂乱地敲击着心房。

明天将会发生什么呢？

“我们这里现在没有工作。”

“一个星期后你再来看看吧。”

“你找的工作到昨天还是空缺，可今天……”

“我们只接受分公司调来的……”

“到管理处去看看吧……”

……

失望，拥挤，恐惧，愤怒，不满……

我们要大饼……药没有了……鞋子丢在路上了……好几个月没交房租了……又要开学了，笔和练习本在哪儿呢？

哭喊……小弟弟把我的新本子弄坏了，我得要新的……

饥饿……我们也想上电影院看电影……那天，我的球把修鞋师傅穆罕默德·穆萨的玻璃打碎了，结果他把我的球拿去剪破补鞋了，给

我买一个新的吧……明天，明天能给他买点儿什么呢？

安拉啊，这些东西都上哪儿去弄哇？

她无力地坐在靠窗的椅子上，目光呆滞。渐渐地，父母的形象越发清晰地呈现在眼前……

那时，父亲默默地用双肩承担着一切……

安定，宽心，平静，幸福，还有爱，在他少有的生气的时候仍然表现出的爱……

虽然不能说是整个哈勒密区吧，可附近的街道，几乎人人知道他，尊敬他，爱戴他。

人们经常谈起他，就是那些不认识他的人，对他的品德和他那善良的心也早有耳闻了。

这就是爸爸，穆罕默德·班达里，年金所的职员。

周围的人们来来往往不断地请他。

那些穷人们的邀请是多么真诚啊！

他为本区的人们尽力，帮助他们，找自己的同事，为那些领年金的家庭服务，帮人们做各种事情，他博得了人们的爱戴和崇敬。

他是全家的顶梁柱。

突然，山欲崩，地要裂，现实的火山将爆发，厄运正在向她袭来。现实就在眼前，父亲已经奄奄一息。

她永远不会忘记弥留之际的父亲，聚集了最后的一丝气力，断断续续道：“阿比尔……你可得继续走下去哇……”

一切仍历历在目。

她是怎样地继续那不尽的日日夜夜啊……又是怎样地吞咽下自己一个又一个的决定，怎样断绝了一切交往，怎样……怎样……

总算拿到了文凭，但却没有工作，需要工作的人太多啦。

她轻轻地推开窗户，能看见拉比阿大叔的铺子了。他，麦德哈·哈姆迪，她看见了他，就坐在大叔给他买来算账用的新桌子旁边。

他进铺子那天，简直像开庆祝大会，远近的孩子们簇拥着他坐的两轮马车，一直把他送到铺子里。

也是这张平静的脸，勾画着他刚毅的秉性，还不到三十岁，深色的头发中就出现了几缕黎明云霞般的发丝了。

望着他，不安的微笑爬上了她的双唇，仿佛是第一次看见他，又仿佛她正拿着一支笔在眼前勾画着他的轮廓，画着那两条几乎连在一起的浓眉，那大大的闪烁着智慧和锐气的双目，无论是欢笑，还是激奋，这光辉从不曾熄灭，画他那颀长的身躯，埋在账簿之间的宽阔的双肩。

拉比阿大叔去招呼顾客了，奶酪、腌橄榄、大饼，还有麦德哈建议新添的练习本、笔墨……

阿比尔淡淡的微笑变浓，当她看见理发师傅卡西姆从自己的铺子走出，来到拉比阿大叔的铺子时，她高兴得几乎笑出了声。

拉比阿大叔眼中射出准备迎战的目光，一场挑战式的谈话就要开始了。

关于这，麦德哈讲述了许多许多。

果然，双方的交锋开始了。阿比尔什么也听不见，只见卡西姆师傅摇动着蝇甩儿，俨然好斗的公鸡站在对方面前，他们的争论往往以开心的大笑或逗趣的嘲讽结束。要不，就在晚饭之后，两人再一次聚在他们两家铺子中的一个，继续争论，消磨时间，但是今天可不一样了。

卡西姆用铁棍先把拉比阿大叔吓了一跳，然后哈哈笑着跑到了他的面前。阿比尔忍不住笑出声来，把窗子大大敞开，她的目光和麦德哈的目光相遇了，他从不介入这种兄弟般的挑逗，也从来不参与任何争论。

像两个犯了错的孩子，他俩偷偷地交换着目光。

大家都知道他俩的心思，可街道做出了严厉的决定，在他俩没找到工作、命运未定之前不许接触，不许约会，不许通信，不许说悄悄话。当然，这个决定没告诉他俩。

决定在默默中做出，也在默默之中得到了赞同。

没有交谈，没有眉来眼去，但彼此的思想都传给了对方，这自然不会引起任何争论了。阿比尔望着望着，忽然听见了屋内母亲的声音。

“你怎么还没换衣服？午饭都做好了……”

她惶恐地站起身来，仿佛母亲就在面前洞察一切。于是急急地掩上窗户。

对麦德哈来说，这举动并不陌生，她经常当着他的面关上窗子，那肯定有什么突然的干挠，弟弟、妈妈……但那深情的一瞥已足够使他心满意足的了。

她赶快解开连衣裙的扣子，从头上脱下，又急忙抓住裙边，免得拖在地上。随后抬起了头，她身体的曲线展现在眼前。她朝衣柜的镜子望去，内衣上的补丁清晰可数，使她不由得抬起手来摸摸，仿佛想把它掩藏起来似的，然后，她拿起连衣裙向屋角的床边走去。一只手挪动着长椅，另一只手将连衣裙轻轻地放下，然后将双肩轻轻地靠在椅背上，长椅下空空荡荡。不知为什么她又把衣服拿起理好，再轻轻地放下。一口长气随之从心中吐出，仿佛从那疲劳双肩的重担下解脱出来一般。

当她穿着唯一的一件天蓝色的睡衣走出时，大家已就坐待餐了，有的已迫不及待。母亲慈爱的目光在每个人身上流盼，现出了沉稳安心的微笑。

但一种奇怪的感觉使她移开了自己的目光，并开始逗着小弟弟，以掩饰心中的不安。

“希沙姆，你咋总也不老实，不听妈妈的话！”

不到六岁的小弟弟回过头，用一双挑战的眼睛盯着她，说：“给我一毛钱，我就听你们大家的……”

一阵哈哈大笑，心中的紧张消失了。她刚放下饭碗，就像自言自语似的说：“我想躺一会儿。”

母亲说：“我也吃饱了，可是……”

阿比尔乞求的目光转向母亲，但母亲却没有停下：“闺女，我有话跟你说。”

然后不容任何回答，紧接着说：“上你房里去，离这几个调皮鬼远点儿。”

母亲站起身来，阿比尔跟在身后，她的思想顿时麻木了，难道就没有一个可藏身的角落吗？她已经知道母亲有尚未说完的话，为此，找了个借口，想避开这次谈话。但，母亲却是这样的固执，竟然使她的思想木然了。

母亲坐在床边上，喘息着低语道：“坐下吧，闺女，希望你能像我平常所想象的那样好。”

阿比尔坐下，静静的一言不发。脉搏的每一次搏动都变成了不安的悸动，仿佛她在等待重要消息。

“阿比尔，”母亲说道，“你已经大了，能正确地进行思考了，咱们家的情况你已清清楚楚。今天……”

阿比尔目光茫然，毫无知觉地搓着手背，装着不看母亲的举动。

“今天早上，我跟你说过曼苏尔先生的事儿了，不管怎么说，他有一定的地位，人们也都尊敬他，晚上得给哈吉赛丽玛回话儿。”

沉默，多么残酷的沉默啊，阿比尔一句话也说不出，她要保护自己的感情，保护心中的爱，她要表现自己的人格，她想叫、想哭，她想大声地、公开地表达这一切！但，不能，不能，一千个不能。

现实需要的是另外的东西。

母亲说话很有逻辑，语气比面部表情更为强硬。她用什么样的言语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呢？用什么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意志呢？无计可施，只好沉默。她像一个异乡人，没有伙伴，没有朋友，感到自己成了孤独无助的陌生人，像一个受伤的强者，在等待着伤口的痊愈……

既然不说话，母亲自然要叨唠下去，好赶快说服她——“你爸爸

有一副忠实的、肯于自我牺牲的心肠，有一个自尊、优秀的灵魂，但他扔下我们走了。孩子，今天，我们都快要伸手要饭了，一切只能靠你了，你得先看看你的三个弟弟，再看看我，然后才能考虑你自己啊！”

又一次沉默，母亲紧紧地盯着她的双眼，等待着回答。

阿比尔环顾四周，仿佛在寻找那能把她从可怕现实中拯救出来的东西。

最后，她转向母亲，鼓起一切勇气，用痛苦绝望的目光，迎击那双疲惫不堪的眼睛，嗫嚅地低语道：“如果我命该如此，那也没有办法了。可是，妈妈，你知道吗，我正在拼命地找工作，希望还是有的，我希望……”

母亲慈爱地打断她的话：“当然，你有自己的喜爱。”

“下星期再说这件事吧，也许……”阿比尔突然闭上嘴，因为母亲正妥协地摇着头，但这默许已使她满足，这一个星期内会发生许多事情呢！

这时，嘈杂的喧哗在住宅区中部升起，阿比尔跟在母亲身后走到窗前，啊，认识的，不认识的，聚了一大群人，看了一会儿，她俩都知道出什么事了。

又是这个捣乱的欧拜德！不用问就能知道是他。过不了两三天，他就要捣一通乱。对此，大家已习以为常。

但今天有些异常。

欧拜德挣扎着，想从抓住他的警察手里逃走，可手腕被警察死死抓住，他声嘶力竭地喊着：“放开我，我跟你走就是了……”

“别出声，老老实实走，要不没你的好。”

周围的人们话语不停，有询问的，还有幸灾乐祸的：“什么事，欧拜德，听听警察说什么呢？”

有的劝解道：“去吧，看看他们想让你干吗？”

欧拜德凶狠的眼睛盯着他：“我不去，他要不放开我的手，我一

步也不动!”

警察尽量用平静些的声音回答道：“走，欧拜德，走，对你还好点儿!”

又一群人围了过来。

“什么事?”

“不知道，他们要抓欧拜德，可他在挣扎。”

“我不是小偷。”

这时，拉比阿大叔说话了：“去吧，孩子，哪怕你什么也没干……”

法西姆师傅接上说：“听拉比阿大叔的话。”

卡西姆师傅甩着蝇甩挤进圈内，尽量地提高着嗓门喊道：“那不是主要的，关键是不能总这样吵吵嚷嚷的。”

欧拜德看了他一眼，满脸怒火：“我说过了，不跟他走，要是……”

下面的话，卡西姆根本没听清，他已缩起身子，心里乱跳，默默地叨唠着：“安拉啊!他就是这样回答我，将来还说不定要砍我的脑袋呢!”

想到这儿，他决定纠正自己的错误做法，赶紧后退两步，十分艰难地进行了“纠正”：“警察，放开他吧，欧拜德是个老实的男子汉，不会跑的。”

警察瞟了他一眼，根本没理他。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欧拜德迅速地把手伸进兜里，掏出半个破刀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脸上划了几道，便把刀片扔进拥挤的人群中。紧接着，便是一次又一次的号啕和喊声：“他拿刀子割我了，拿刀子割我了……”

一摸到脸上的血迹，他更拼命了：“他给我破相了，警察用刀子割我的脸了!”

这突如其来的举动，使警察大吃一惊。他环顾四周，想找个证人，但他顿时就明白了，于是又去抓那只手……

可是欧拜德哪儿去了？让土地老儿给吞了？

麦德哈已把账目厘清，放进抽屉，站在那儿，稍稍整理了一下自己，他不爱参与这种事，并且早就知道欧拜德总得去警察局走一趟，待上几天又会出来，再上这儿来捣乱。

他走出杂货铺，当然不会忘记看看阿比尔的阳台，可她母亲正站在她身边，麦德哈急忙转回头来。

拉比阿大叔迎面走来，爱怜地微笑着：“真没办法，这个鬼总不肯安静。”

然后走近麦德哈，问道：“上哪儿去呀，麦德哈先生？”

“我有点儿重要的事，必须去办。”

大叔抬起头，向阳台那边望了一眼，然后放心地摇摇头。姑娘在家里，他俩并没有单独的约会。

太阳开始收敛起金色的翅膀，西斜休息了，麦德哈迈着坚定的步伐，仿佛眼前只有他脑中盘旋的事情。

今天，他有一个比那更艰巨的任务。冬天临近了。

他那全部衣服，哪怕一件件都套在身上，也丝毫不能抵御寒冷，他那小屋在穆罕默德·吉孜姆吉师傅房子的上边，更准确地说，在他老婆睡房的上面，那里潮湿极了。

已经足足三个月了，他没有登过他父亲及其女人的门，也没进过他母亲与她的男人的家，但今天，他得去了，也许两边都得去。

他在大马路旁的第一个街口稍事停留，先上哪儿呢？父亲与他的女人住在阿巴斯叶，母亲与她的男人住在开罗扎西尔区。

先上父亲那儿，他摸摸口袋里的几个硬币，向汽车站走去。

没多久，他就在车上一个靠窗的座位上坐了下来，望着窗外，任车行进。

景物一一掠过，在那新旧建筑群中，又一批崭新的楼房拔地而起，黄昏的微风吹拂着，汽车接连不断，仿佛永无尽头……